

HOMI
TECHNOLOGICUS

SAPIENS

从 - 今 - 天 - 到 - 未 - 来 - 的 - 哲 - 学

Philosophie de la tech
philosophie de la sage

[法] 米歇尔·布艾希 著

M i c h e l P u e c h

刘成富 陈茗钰 张书轩 译

知
自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科技

Michel Puech

从 今 天 到 未 来 的 哲 学

[法] 米歇尔·布艾希 著

智

刘成富 陈茗钰 张书轩 译

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8-557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技智人：从今天到未来的哲学 /（法）米歇尔·布
艾希著；刘成富等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1

ISBN 978-7-5203-5372-4

I. ①科… II. ①米… ②刘… III. ①科学哲学②技术哲学
IV. ①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30529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as:

Homo Sapiens Technologicus by Michel Puech

© Editions Le Pommier/Humensis, 2016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www.divas-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9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赵剑英
项目统筹	侯苗苗
责任编辑	侯苗苗 桑诗慧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9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3.875	
字数	301千字	
定价	6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米歇尔·布艾希 (Michel Puech)

法国国家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巴黎索邦大学和巴黎政治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科技哲学和可持续发展。2000年开始与碧姬·拉贝 (Brigitte Labbe) 合作撰写《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丛书，到目前为止，国内共出版8卷，合计39篇。

译者简介

刘成富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翻译协会会长，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出版专著4部、译著50余部、编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多次承担省部级以上社科基金项目，访学法国、塞内加尔、几内亚、刚果、加蓬、喀麦隆、马里、摩洛哥等20多个国家。2018年，因推广法国文化的贡献获得法国前总统奥朗德的亲切会见。

人文科普 — 探 询 思 想 的 边 界 —

HOMO SAPIENS TECHNOLOGICUS

Philosophie de la
technologie contemporaine,
philosophie de la
sagesse contemporaine

| 再版说明 |

我们在不停地变化，跟周围技术领域的变化速度一样快。在这部作品初次问世的时候，我们就是这唯一的生物——科技智人，我们所面临的唯一任务就是自我构建。几年来，这一任务所遇到的难题没有丝毫减少。我认为，有关新的论据以及新的解决办法一点也没有少，而是恰恰相反。

这部作品的结构和论题没有改变，但是，在读者和评论家的帮助下更新了一些素材，行文也更为流畅。有关评论文章以及笔者的回复载于《哲学与科技》（*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Goeminne, 2014）。此外，一部续作业已问世，论及了“常规科技伦理”的问题，参见《常规科技伦理》（*The Ethics of Ordinary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前 言 |

我们的变化太大了。

不久以前，我们还是一些构造极为简单的生物。那时，我们是能工巧匠，会生火，会打磨石头和尖利的骨头；我们是艺术家和魔法师，会在洞穴的内壁上画画，会以隆重的方式来安葬死者。我们是智人（Homo sapien）——“智人”的“智”把我们和其他没能存活下来的人科^[1]区分开来了。

后来，一切发展得很快！

现在的我们会洗净身体，去除异味，接种疫苗，穿上衣服，使用机械，获取情报，应用信息技术。我们学识渊博，渊博至极。

我们还是原来的生物吗？还是原来的物种吗？当然不是。我们与原始智人之间的差异，要比古代智人与尼安德特人^[2]或直立

[1] 人科（Hominidé），是分类学中灵长目一科。本科除了人类之外，还包括所有绝种的人类近亲及几乎所有的猩猩。

[2] 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简称尼人，也被译为尼安德塔人，常作为人类进化史中间阶段的代表性居群的通称。因其化石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山谷而得名。尼安德特人是现代欧洲人祖先的近亲。在二万四千年前，这些古人类消失了。

人^[1]之间的差异大得多，也重要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事物在迅猛发展。我们成了一个新物种，成了科技智人，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科技智人不是自然界中的新物种，而是人为定义的，能否存活下去，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如果科技智人走向了灭亡，那就只得重新命名，赋予“科技蠢人”（Homo Stulus technologicus）的谥号——在拉丁语中，“Stulus”表示“蠢人”：蠢笨邪恶，最终自取灭亡的人科。

更确切地说，“智人”的“智”并不是指“博学”，而是指“智慧”。智慧是一个遭遇遗忘与贬低的哲学名词。有人会问智慧究竟是什么？答案可能是：智慧是日常实践，而不是知识的话语；智慧是对自我的掌控。科技给我们提出的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智慧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掌握额外的知识，也不需要知识的知识。我们需要的是智慧，是对世界的掌控的掌控，也就是对自我的掌控。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个正在脱离我们掌控的世界。

今天，科技智人将这一人种定义中的两个要素——智人与科技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将两者并列。科技智人就像是我们以进化的人类为基础而创造出来的人种。需要确定的是，我们是否可以为之骄傲，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存在下去。

[1] 直立人（Homo erectus），距今180万—20万年生活在非洲、欧洲和亚洲的古人类，一般认为直立人起源于非洲。

| 目 录 |

1. 科技地居住在这个世界 001

1.1 人的存在 // 004

1.2 人类世界的科技 // 011

1.3 人类的科技生活 // 040

2. 当下 058

2.1 共同进化 // 058

2.2 分界 // 071

2.3 昨天, 今天, 明天, 后天 // 090

3. 不再使用的新东西 109

3.1 不再对当下进行揭露 // 113

3.2 过时的政治 // 127

3.3 过时的广告 // 144

3.4 过时的商品 // 157

4. 新的可靠的东西 165

4.1 非物质的重要性 // 166

4.2 私密与全球 // 192

4.3 舒适、休闲、文化、健康 // 229

5. 新的解决办法 259

5.1 微行动 // 259

5.2 自我 // 272

5.3 智慧 // 295

结 论 316

注 释 318

参考文献 380

1. 科技地居住在这个世界

研究哲学，就是认识自我。这就是我们寻求智慧的开始。要分析科技智人（Homo sapiens technologicus）的存在形式，首先就要有这样的质疑：“生活在当今的科技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说“科技地居住在这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科技智人提出了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与科技有关的哲学问题针对的是总体意义上的人。如今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们又变成了什么模样？人的存在形式、在世界上的居住方式——或者说——人构建与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了我们研究的对象。

要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不仅需要收集与技术有关的哲学素材，还要收集当下人们对现代性的哲学思考，并将这些内容与哲学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我们，科技智人，我们应通过思考，重新恢复自身的存在潜力。因此，科技哲学对于现代哲学而言是一次机遇，一次自我更新的机遇。¹

1978年，现代科技哲学先驱之一（保罗·T.杜尔宾）指明了这一领域的问题，并获得了一致认可：“承认这场思想运动合理性的人要接受下列观点：

一、科技与科技文化方面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要从哲学的角度澄清。

二、截至目前，绝大部分文字资料都不能说明问题，一定要有严肃的哲学家加入其中。”²

先驱者的自信，背后是不满的情绪所带来的压力：哲学似乎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当务之急。

继法国的吉尔伯特·西蒙栋³（Gilbert Simondon）和德国的阿尔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1957）尝试研究与技术人员有关的哲学人类学之后，在实用主义的传统下，有些美国研究人员把一种让技术人员与人类重归于好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让技术哲学存在于哲学，但是技术哲学与工程技术哲学⁴一样，始终被边缘化。

我们要知道需求在哪里：科技不需要依赖哲学而生存。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在科技世界中活下去，那就需要科技哲学。

显然，我们缺乏明确的导向：没有定义、案例研究和基本概念的分析。我们也没有标准：由于道德共识的缺失，在当今自由的科技社会里，没有任何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可以对科技进行裁决。我们追寻的不只是自由的科技社会，更是民主的科技社会。

但是，人们立场不一。媒体通常憎恶科技。当然，也有一些人对科技十分迷恋，只是表达得含蓄隐晦罢了。其实，他们与最

有利于社会结构的选择是一致的。例如，在医学伦理问题上，科技哲学的缺席一目了然。越是寻求“专家”和“委员会”的帮助，哲学的缺席就越明显：科技智人没有“智者”，但是有“专家”。⁵如果我们在一个既不熟悉也不想了解的领域发现了“专家”，而且这些“专家”既不符合我们的预期，又不能提供价值的标准，那我们就走运了。不过，荒唐的事也有原因：我们既不敢谈论智慧，也不敢承认智慧要我们从根本上进行质疑，所以我们认为，评价科技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本身与科技有关。

与所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问题一样，我们首先要理解问题本身的范围、深度与意义。

与科技有关的问题是根本问题，也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颠覆性，因为它质疑了我们的存在与思考的方式。在对科技做出最终评价时，我们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互联网拯救了人类，转基因生物毁灭了人类……或者相反），因为在最初感知科技现状时，我们不承认，或者说，不想质疑自己的存在与思考方式。简单地说，我们也许不善于观察“当下”。

“当下”从根本上焕然一新，而且变化的方式出人意料：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发生改变，正因为如此，“当下”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让我们学着观察这个意外吧，这样才能理解真正的新东西。新东西始终围绕一个不被察觉的“太近”的东西——日常（开始变得重要）——以及新的日常展开：在舒适且民主的世界里，日常小事成了头等大事。这也就意味着：眼下我们生活的世界已

不再思考最基本的哲学要素。如今，“认知”“自由”“价值”“决策”以及“筹划”的意义变了。科技问题追寻的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既不会成为对事实的总结，也不会成为实用的科技运用条例。

▶▷ 1.1 人的存在

本真与日常

对于智人来说，“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意味着什么？1927年，马丁·海德格尔所著《存在与时间⁶》(*Sein und Zeit*)直到今天仍然是最可靠的参考文献或经典作品，这部作品对纯哲学角度的人的存在进行了分析。我们来借用一下海德格尔的研究方法。

让我们把自己所在的“在场点”叫作“存在”（言下之意就是“人”），或者“意识”，或者简单的“人”。对于自身来说，我们是在场的，对于环境、周围的东西、社会阶层和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既是面向“我”的在场，又是面向世界的在场。

这两个存在维度——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叠加。因为一方面我与我生活的世界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我生活的世界——或者说至少是世界的一部分，最少也是“我”这个存在的周围环境与我是谁、我想要什么以及我做什么有关。现代科技哲学逐渐开始系统地运用中介的概念：科技是人与世界之间特

殊的中介。

我的意识——我的思想——可能会关心自己的存在，接着就遇到了“存在”（“存在”意味着什么？我的存在与世上其他物体的存在又有什么区别呢？）与时间（时间是什么？对于每个存在而言，时间意味着什么？对于我这个存在而言呢？）这些哲学得不能再哲学的问题。在这些质疑的十字路口，我们的意识又碰到了死亡的问题。存在、时间与死亡就好比存在的“地平线”。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从这些和存在、时间与死亡有关的问题群中看到了一种“本真”的思想，这也是他之后的思想所遵循的方向。

但是，在此之前，海德格尔分析了——其实是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日常关心的或担心的不再是什么重大问题，而是微不足道的烦心事，是一些日常琐事。举几个现实中的例子：吃什么？不想站起身，把咖啡杯放在哪儿呢？这周六不跟皮埃尔打球，怎么跟他说呢？我把手机放在哪儿了？要不要取消汽车保险的盗抢险呢？最后这个例子最常见：今晚电视里放什么节目呢？……

从醒来到入睡，我们的意识场里每时每刻都充满了这些顾虑——这些顾虑也许连梦境都不放过。顾虑构成存在的一种固有特性，日常性。

如果在某个世界中，日常琐事、细枝末节、健康方面的些微顾虑、娱乐活动的安排以及舒适的需求，变成了可以动摇观念、建立以及毁灭庞大帝国（金融的）的重大问题，那么究竟会

发生什么呢？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在日常性称霸的世界里，哪一种形式的本真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呢？

操心、用具、被抛

海德格尔辨别了介入世界的各种方式的源头：操心烦心（德语：die Sorge），这里的“操心”指的是“关心”而非“担心”。⁷根据第一种状态，本真状态，“操心”导致存在的焦虑，引发有关“存在”“时间”“死亡”的思考，这是哲学范畴的操心。而第二种状态，日常状态，“操心”表达的则是该术语中诸多表层的“忧虑”，是日常琐事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小烦恼。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构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我们被世上的物以及所带来的小烦恼吞没了，因而被剥夺了独立思考存在的思想尊严。我们陷入了一种感知不到的苦恼。海德格尔认为，被抛是人存在的特性。它不是一种表面的或短暂的现象，而是一个重要的哲学事件。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被抛最重要的方面在于用具占据的位置、用具之间的指涉与用具系统。这里，存在论分析为科技哲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我们周围的物通常以器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派得上某种用场：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存在物在我们眼中表现出“工具性”。这种工具性是一种自然的方式，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的日常，是我们向着世界的在场的日常。世上的物即便不直接被我们使用，也能够被理解为潜在的用具。海德格尔解释道，我们把存在物看